

文化的回望与再生

——论王安忆《我爱比尔》的东方文化立场

汇报人：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张新

汇报时间：2023年11月28日

摘要

小说《我爱比尔》是王安忆通过跨文化的视野对东方文化进行反思的一部重要作品。诸多学者以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关系作为前提，肯定了王安忆的东方文化立场，却忽略了作家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对于这一立场进行的新阐释与表达。在小说中，作者试图抛开第三世界“他者”文化身份的禁锢，重新审视东西方文化双向互动的真实关系，重构东方文化勇于求新的主体性魅力，并在开放包容与回望反思之间表达对于东方文化获得新生并走向世界的新期许。



壹

东西方文化关系的重构

一、东西方文化关系的重构

提出问题

- 相比于东方文化的悠长历史与深厚底蕴，西方文化的发展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不同的文化经验让二者在交流互动中时刻散发着令彼此难以抗拒的魅力。如果说《我爱比尔》中阿三和比尔的爱情代表着东西方文化对于“彼岸”的青睐与追求，那么二者究竟以何魅力吸引彼此，这种吸引是否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东西方文化关系的重构

东方文化“**隐匿**”的魅力

- 1、古老城镇隐藏着历史文化的魅力
- 2、“性”的魅力：“万绿丛中一点红”隐匿着“性”的张力
- 3、“彼岸”的魅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西方文化“**新奇**”的魅力

- 1、遥远的“铜像”来到现实的新奇感
- 2、一目了然的魅力：“清晰”的新奇感
- 3、与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新奇感

一、东西方文化关系的重构

得出结论

- 东方文化的“旧”与西方文化的“新”并非绝对的对峙关系，而是以各自的魅力吸引着彼此。在阿三与比尔的爱情故事中，我们既应该看到阿三在崇拜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身份自我认同之间的摇摆犹疑，更应该关注她想要展现与表达东方文化魅力的方式与意图。可以说，阿三代表的东方文化并不是失去自主意识的逆来顺受，相反她（它）在以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宣告着自己的主体性诉求：平等的地位以及被尊重的尊严。而作者试图重新建构的中西方文化关系，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主动与被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基于平等与独立的双向互动。



貳

东方文化主体性魅力的再造



二、东方文化主体性魅力的再造

问题与观点的提出

当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和开放性掀起一个时代的浪潮，消解历史的意义、挖掘并创造“新”的文化形态便一度成为世界文化的风向标。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否拥有保持主体性的能力以及创造“新”魅力的可能，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东方文化独特的底蕴在于细枝末节处的匠心，更在于顺势而为中的别出心裁。在东西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中，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便是最大原则。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魅力在于无破不立，更在于永不缺乏主动求新的勇气和绝处逢生的智慧。

二、东方文化主体性魅力的再造



东方文化主体性魅力再造的原因：“荒诞”的沉寂。



东方文化主体性魅力再造的方式：打通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壁垒



“荒诞”之处：东西方文化的交织；东方文化的自我迷失（阿三的迷失）



二、东方文化主体性魅力的再造

得出结论

- 东方文化再造主体性魅力的方式并非消解掉一切传统文化的痕迹另辟蹊径，而是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探索出原本精神价值存在的新形式。换言之，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东方文化时刻面临着沦为无意义的危险，当传统的文化、精神以及道德都将面临崩溃，东方文化只能尝试以一种“新”的方式表达并彰显其主体性魅力。因此，东方文化的主体性魅力非但没有在世界文化的浪潮中走失，反而以创造性彰显其智慧与魅力，无论是化抽象的精神为具象的线条符号，还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展示“旧”的精神韵味，都是东方文化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style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misty, layered mountains in shades of blue and green. Several small bird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sky, some in flight.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there are decorative horizontal lines with a stylized, cloud-like or wave-like pattern.

叁

东方文化立场的新表达

三、东方文化立场的新表达

问题与观点的提出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长期被“他塑”的东方文化该以何种面貌走向世界，是当代文学需要思考并解决的重要问题。王安忆在跨文化的视域下传达了坚定的东方文化立场：追溯与保留旧日文化的传统与精髓能够为东方文化的赓续提供精神血脉，也更有益于世界文化的良性发展。作家呼吁东方文化的回归，而开阔的文化视野则作为驱动力，促使作家自觉为这一文化立场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因此，西方人物形象的声音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回顾性叙述中经验自我与叙事自我的矛盾关系，都是作者为东方文化立场寻找的“新”的表达方式，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三、东方文化立场的新表达

西方人物的声音

比尔的声音：中国文化需要保持文化自信、自主与自我的能力。

马丁的声音：古老的东方文化将以更为开阔的方式走向新生，也必然以自我追寻的方式走向回归。

阿三的回溯性叙述

作为东方文化的隐喻，阿三在回溯性叙述中产生的自我博弈的矛盾心理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柏树”的意义：孤独的柏树既不是比尔，也不是马丁，而是有着东方文化身份的阿三。

三、东方文化立场的新表达

得出结论

- 作家在跨文化视域下所强调的东方文化立场并不仅仅是呼吁文化的回归，更是期待东方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能够拥有表达自我的信心。
- 阿三在与比尔发生关系后遮掩住自己的血迹，一如故事结尾那颗被藏起来的处女蛋，在沉默的掩饰中更容易令人忽视其中的珍贵。当带着血的处女蛋被阿三握在掌心，暗示着那些被我们所隐藏的文化需要一个重见天日的契机，我们视若珍宝的传统精神价值与道德准则，也同样值得受到世界尊重与珍视。作者通过阿三的自我选择传达了坚定的东方文化立场，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当代文化环境中，文化的价值需要大胆而自信地表达。

感谢
观看